

昨分品列間類予所編



因廣教育攝養好生

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

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

正月望漢國趙善璫序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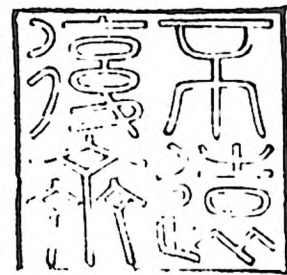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

上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附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

議論反覆 報應

自敬言編目錄終

自敬言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旣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磨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尙有前輩激勸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問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答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倖僥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

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家傳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尹和靖語錄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觀見千人矣。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悒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則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

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取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蒸十數莖。煎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出東軒筆錄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旣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龍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爲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旣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對西祀亦不能救也。

眞宗祀汾陰。過洛。幸白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主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

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文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呼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家塾記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駸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駸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駸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王旦叅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詒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  
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  
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  
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其事則以其辭  
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  
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  
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  
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  
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  
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  
爲是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  
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  
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  
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  
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瓘。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  
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罔  
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  
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  
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  
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旣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

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遺事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

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  
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  
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  
已聞有拍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  
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為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  
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  
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  
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鬚間字則曰青雖  
貴不心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  
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或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  
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  
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喻青  
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  
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旣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副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夫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柰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為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踴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曰。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踏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

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曰。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且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養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器也。

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

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噐之損失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盡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太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跋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云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旣罷朝政。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  
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  
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  
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  
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  
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  
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  
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  
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  
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  
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  
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  
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  
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  
劉滬之兄也。滬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  
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  
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欸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時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傳獻簡公堯俞歷臺諫迂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遜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二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儉約 無嗜好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懣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箦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溫公嘉謨集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龜山語錄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  
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  
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  
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  
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  
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  
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  
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  
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

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俱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復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徃徃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徃。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

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

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其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

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賊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許爾有賊。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眾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

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四。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

自益言編年  
三十一  
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寔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

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意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怜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



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真。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朱光庭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今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仁宗在東宮魚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列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夏。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曰。等都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

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

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

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

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

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

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回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回稱嘆者曰。公嘗爲宰

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操守

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主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爲記。而官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

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誥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



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

折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曾文昭公肇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

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老。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吾鄉里。

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芳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芳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盛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墓誌

唐介為御史。以張堯佐因姪女有寵於仁宗。堯佐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上疏論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仁宗大怒。貶英州別駕。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

不爲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聳然有立志。後召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賫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

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劉公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介甫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

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厲。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妾，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且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曰：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公浚。中丞方俟。尚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

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它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躬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躬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



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此。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仲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曰。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曰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

陽脩得對。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儉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賈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爲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略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爲遷一寺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憾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憾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憾爲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憾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九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其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怒。詳見

諫諍門。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

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

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

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

書。若在齋閣時。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

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

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滎。方知縣

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

公不為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

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

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

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聽事。已聞其家哭。

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

橋

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

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

此。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頭。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檠聲

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爲終身之恨。清節可敬。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徃。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譴潭倖。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取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賻。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倖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遂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

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歸田錄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  
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  
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沆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  
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  
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以車爲閨。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二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  
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  
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  
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  
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  
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  
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  
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  
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

范太史集

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絺布之温。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  
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  
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  
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  
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  
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卽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解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餮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大雜誌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体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溫公集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湏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來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則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娼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釜用之類。亦家人所有。直省官

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娼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入其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嫗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憐，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宦于人，必當送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事石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翼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曰。今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誡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以券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爲善  
必力。其爲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爲善爲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韜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爲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旣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旣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旼苦疔。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其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試力。七里。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只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其尤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沐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噫。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以爲之  
矣。